

马来西亚伊斯兰政党政治

巫统和伊斯兰党之比较

陈中和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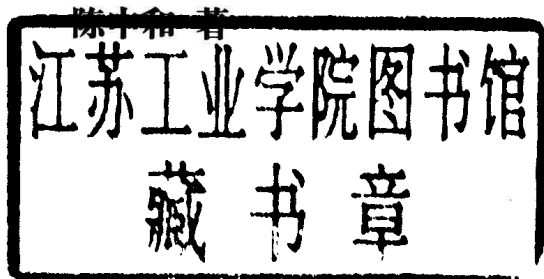


新纪元学院研究系列③

马来西亚伊斯兰政党政治

巫统和伊斯兰党之比较

陈中裕 著



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2006

马来西亚伊斯兰政党政治—巫统和伊斯兰党之比较

作者：陈中和

执行编辑：何启才

封面设计：何启才

排版：庄儒频

联合出版：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

Malaysian Centre for Ethnic Studies (MCES)

New Era College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Tel: (60) 03-87392770

Email: nec@newera.edu.my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SIRD)

11, Lorong 11/4E,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60) 03-79578342

Email: sird@streamyx.com

印刷：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出版日期：2006年11月

国际书号：ISBN 983-3527-02-7

定价：RM35.00(USD\$18)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陈中和, 1974-

[Malaixiya yi si lan zheng dang zheng zhi : wu tong he yi si lan
dang zhi bi jiao]

马来西亚伊斯兰政党政治：巫统和伊斯兰党之比较 / 陈中和著
(新纪元学院研究系列 = New Era College research series ; 3)

ISBN 983-3527-02-7

1. UMNO. 2. PAS. 3. Islam and politics—Malaysia.

4. Political parties—Malaysia. 5. Malaysia—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 Title. II. Series : 新纪元学院研究系列 ; 3.

III. Series : New Era College research series ; 3

324.259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pyright @ Chin Chong Foh 2006

献给亲爱的父母亲
陈少安先生
李素梅女士



马来西亚半岛（西马）图

序一

认识陈中和先生是在一个偶然的機會。1998年个人刚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完成有关东南亚伊斯兰的访问学人研究回台湾,并参加台湾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所举办的第一届东南亚区域研究的研讨会。在研讨会的茶叙上认识了陈中和先生。当时他在淡江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硕士班就读。他告诉我他的指导老师离开了淡江大学,希望我能在硕士论文的写作上帮忙他。尔后,淡江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林若雱教授邀请我去兼课教授东南亚伊斯兰专题的课程。中和虽然早已修完毕业要求学分,但仍选了我的课,正式成为我的学生。而我也顺理成章成为他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

研究东南亚的伊斯兰对科班出身者而言本非易事,因为必须对“伊斯兰学”与“东南亚学”皆有涉猎与深入,更何况是非科班者的硕士生。中和本身在大学部主修国际贸易,硕士论文理应做东南亚国际贸易的研究,方能驾轻就熟。然而他却选择一个对他而言是个大挑战的题目,马来西亚的伊斯兰与政治关系。在台湾当时几乎没有东南亚伊斯兰的研究与教学。中和他无前例可援,一切必须从零开始。个人对他的选择感到非常讶异与敬佩。所幸他能够阅读英文与马来文数据,省事不少。事实上,他在修读我的课程时,花了不少功夫打基础,经常必须阅读额外的数据。他在求学上秉着蛮牛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以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二十几万字的硕士论文(相当于博士论文的份量)。在质的方面上虽不是尽善尽美,但已是相当难能可贵。其论文的价值在于第一个有系统地以政治学、伊斯兰研究理论来论述马来西亚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

的华文著作。他的著作对 PAS 与 UMNO 的政治、宗教理念与政策做分析比较，并指出马来西亚当今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冲突与困境。在研究马来西亚的政治伊斯兰方面，在台湾，抑或其它华文地区，应有其地位与价值。

从他论文的写作开始至今日的成书出版，中和历经了一段学术成长的过程，思想从传统华人反马来伊斯兰的刻板态度转为比较中庸客观；心胸从狭隘的华人优越感转向俱有世界观的宽大胸襟。他虽然不是穆斯林（回教徒），却也不会仇视伊斯兰的价值观，实在难能可贵。中和目前仍在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修读博士学位，继续研究马来西亚的政治伊斯兰，他的学术经验持续在成长中。就他对学术的执着与投入，其成就当指日可待。而当他在台湾学成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应可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学术研究、教学，或是民族、宗教的对话，甚至政治、人权的诉求上。中和今后的重任将是建构马来西亚社会中华人与马来穆斯林之间的桥梁。愿以此勉励之。

林长宽

于台湾台北木栅指南山下

2005 年 5 月 5 日

序二

陈中和学弟准备出版他的著作：《马来西亚伊斯兰政党政治——巫统和伊斯兰党的比较》，请我写序。其实，我对这方面并没有作过研究，只是由于撰写时评的需要，对上述两个重要政党的动向，较为关注而已。

首先，我要衷心祝贺陈学弟，选择了这个鲜少被问津的领域，艰苦地完成了这部学术著作。同时，也十分赞赏新纪元学院同意将它整理出版。这本学术著作的完成和问世，无疑是重要和及时的。特别是鉴于目前我国的政治格局，巫统在朝、回教党在野，却都是代表马来人 / 回教徒的主要政党。

自我国独立以来，为英殖民主义者所扶持的巫统就以“分享政权”为名，通过联盟 / 国阵，推行种族主义的马来霸权政治。到马哈迪时代（1982-2003），持续多年的经济成长，使首相马哈迪医生能够以“发展”和“稳定”来满足非马来族群的物质和安身的基本要求；以“马来主权”（*Ketuanan Melayu*）和“马来特权”（*Hak Istimewa Melayu*）牢牢掌控马来政治主导权和经济控制权，满足马来族群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土著主义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巫统一党独大，马哈迪医生则大权在握，逐渐形成个人极权的威权政治。“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于是贪污、滥权、朋党、恶法横行，司法独立、言论自由、民主和人权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表面上繁荣安定，实际上潜伏着各种严重的社会危机。

1997 年我国爆发经济危机，加剧了巫统的内部矛盾和权力夺争，导致首相马哈迪医生与他一手提拔的接班人副首相安华之间的决裂。结果安华被马哈迪医生革职，并在“政治阴谋下”（安华用语）被暴力迫害及遭法庭判罪坐牢。6 年之后，安华终于上诉得直，于 2004 年获得释放。

安华事件引起了人民，特别是马来族群的极大不满和反弹，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烈火莫熄”（*Reformasi*）改革运动，催生了以社会改革及多元定位的公正党（最近与人民党合并为人民公正党），并成立了公正党、回教党、民主行动党和人民党四党联盟的替代阵线，与国阵抗衡。

1999 年的第 10 届全国大选，由于人民对首相马哈迪医生和国阵暴政的不满、改革运动的声势、以及各反对党之间的团结，回教党取得吉兰丹和丁加奴两州的政权，以及 27 个国会与 98 个州议会议席的辉煌成绩，由一个区域性政党一跃而成为足以与巫统争取马来人 / 回教徒代表权的全国性政党。

正如中和在其著作中所归纳指出的，回教党不但突破了传统区域政党的限制，而且为了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直接结盟，也愿意妥协，在共同宣言中放弃建立回教国的主张。此外，它更注入许多专业人士，及采取现代化的宣传手法等，以改变其保守的形象。对非回教徒则采取接纳的态度，包括起用华人非回教徒为村长、县议员等。这种种改变，使它赢得不少非回教徒的支持。

2004 年第 11 届全国大选，在蓝潮席卷下，回教党好景不再，只赢得 7 国及 36 州的议席，及勉强保住吉兰丹的州政权。导致

回教党痛挫的因素可能不止一项。从回教党本身来说，较温和和开明的主席法兹诺（Ustaz Fadzil Noor）在关键时刻不幸逝世，无疑是该党和替阵的一个重大损失。这意味着被视为激进派领袖的哈迪哈旺（Ustaz Hadi Awang）接任上台。

回教党为了回应马哈迪医生在 2001 年 9 月 29 日，在未修改宪法的情况下宣布我国为回教国，也在 2003 年 11 月推出它的回教国文件（*Dokumen Negara Islam*），这项发展加上它在吉兰丹和丁加奴所通过的回教刑事法（虽然由于违宪而不能加以实施），及一系列其他回教化政策和言论，使它初步建立起来的开明及愿意妥协的形象，严重受损。

在 2004 年第 11 届全国大选前，它尽管最终同意在全国替阵宣言中不提回教国的理想，但已经无法挽回它和民主行动党分道扬镳的事实。此外，它我行我素，和替阵其他政党也不够协调。

更严重的是，它并没有正确解读马哈迪医生自动下台，及被视为廉洁和开明的阿都拉巴达威接棒对选民的影响。在大选前夕，它还不自量力地邀请国阵各成员党，包括巫统，在回教党取得多数马来席位后，组织联合政府，俨然想扮演替阵内“巫统”的角色，诚为一大败笔。

目前回教党正在痛定思痛，进行领导层的改组和政策调整，结果如何，要到 6 月间党选过后才会逐渐明朗。为了争取非回教徒选民的需要，回教党固然可能作一些政策调整和形象包装，但希望它放弃建立回教国的理想，恐怕并不容易。因此，我国的政治格局在短期内相信很难令人乐观。

由于历史的因素、人口的比重和目前的政治现实，我国的政权不可避免的将继续以马来族群 / 回教徒作为主体和主导。巫统以马来霸权和“分享权力”取得它的政权的合法性，回教党则希望以宗教霸权和“分享权力”取代巫统，改朝换代。然而，这两个选项都不符合我国民主化进程和社会公正的根本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巫统和回教党伊斯兰化的异同呢？我想中和著作中的一些结论，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1. 巫统的伊斯兰化政策主要是注重伊斯兰体制和机构的建立，以及伊斯兰化的宣传，它是采取缓慢和渐进式的策略。回教党的伊斯兰化政策则是直接涉及人民的日常生活，从对非伊斯兰事务的根除，全面净化人民的生活方式做起。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在它执政的地区，有时也诉诸权势－强迫的策略。在这方面，它显然比巫统激进。

2. 在巫统的主导下，马来西亚是为马来主权国家。巫统在创党伊始，无意创建政教合一的体制，它更加关切的，是如何确保马来支配权，而非伊斯兰支配权。到马哈迪时代，巫统透过“国家行政上吸纳伊斯兰价值”和“新马来人”的论述来演绎它的伊斯兰现代观，即物质主义、民族主义与伊斯兰相容的理念。它的极致，就是马哈迪医生在不修改宪法、不更动政府体制的情况下，迳行宣布马来西亚是为伊斯兰政体。

3. 在马哈迪时代，回教党已经迈入乌拉玛（*ulama*）领导的阶段。它的主要特色就是党理念的原教旨主义化，主张全面回归古兰经和先知的教诲，重新召唤先知时期的生活秩序，在

伊斯兰公义的原则下，扬弃马来民族主义，代之以国家政经体制和社会秩序全面伊斯兰化的理想诉求，朝向政教合一和族群多元主义。它在 1999 年全国大选取得空前辉煌的佳绩，和 2004 年大选的痛挫，与它的形象（愿意妥协或一意孤行）及处理盟友策略的得宜或失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4. 回教党有着加入国阵（1974-1977）的失败经验。进入乌拉玛领导的阶段后，它的理念和巫统的理念，更是渐行渐远。两党之间的主要矛盾和冲突，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即：

- 马来族群主义优先和伊斯兰主义优先的冲突。巫统攻击回教党出卖马来人，回教党则反击它为种族主义者和叛教者。
- 伊斯兰法实施层面的冲突。巫统视伊斯兰法为穆斯林的属人法和家庭法，回教党则主张全面实施伊斯兰法，包括倍受争议的伊斯兰刑法（*Hukum Hudud*）。
- 对理性推断（*Ijtihad*）的不同诠释，即伊斯兰法实践方式的冲突。巫统趋向扩大理性推断，以顺应时代之需。回教党则主张因循古兰经和圣训的字面释意，显的更为保守。

5. 伊斯兰化对现代化以及全球化的调适，是我国伊斯兰化未来的出路。巫统和回教党若能以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和基本精神为依归，则回教党民主化的伊斯兰化，以及巫统调适性的伊斯兰化皆是其伊斯兰化理念的可取之处。若两党都能从各自伊斯兰化的瓶颈中脱困，即回教党扬弃激进的伊斯兰化，巫统则扬弃马来化和去民主化，相信更能发挥伊斯兰和平的教化功能。

当然，情况也可能并不如此乐观。我们不能排除巫统和回教党，基于狭隘民族主义或 / 和伊斯兰主义而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能把焦点和希望，全部放在巫统和回教党身上。

现在，作为第三股力量存在的，是多元的人民公正党（包括安华的因素），民主行动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力量。发展这第三股力量，广泛团结各民族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种族主义、宗教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政教合一，推动各种开明、公正和民主的政治改革议程，为实现一个自由、民主、公正、进步和繁荣的马来西亚而奋斗，可能是更为实际与迫切的任务。

无论如何，中和的研究成果，由于它是以华文书写的，希望华社能够充分地加以利用。个人希望，国内主要的华团，能够大力推介这本学术著作，结合其他有关的资料，以读书会或研讨会等形式，进行学习和讨论。

最后，祝愿中和学弟能够再接再厉，到中东去深造，而且尽可能掌握好圣经的语文——阿拉伯语。因为目前我国无疑急需一批，对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以便带动和参与各项跨宗教与跨文化的有效交流。

李万千

2005年5月13日

自序

本书——《马来西亚伊斯兰政党政治——巫统和伊斯兰党的比较》的大部份内容是改写自我在2001年7月在台湾淡江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完成，由台湾伊斯兰学者林长宽副教授指导的硕士论文——《马来西亚巫统和伊斯兰党理念与政策比较研究》，距离现在也5年有余了。这5年来马来西亚国内外政局的变化却是颇出人意料，在国际上是911事件以及其所引起的一连串的连锁效应——如美国挥兵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的反恐政策成为其首要政策，伊斯兰政治的研究突然跃升为国际的主流；美国保守基督教势力的抬头等，再再显示出少数政客和野心家所企图摆弄的文明冲突论已经达到了他们初步预期目标：因宗教与族群歧异而产生的暴力冲突非但没有随着21世纪的到来而消褪，反而更形加剧。它为国民制造了许多莫须有的恐惧，让掌权者得以藉保护国民、民族或捍卫宗教之名来滥用国家的暴力以迫害异己或对国家的资源巧取豪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最大敌人。因此民主政治和人权往往就是宗教和族群冲突下的第一个牺牲品，换言之，避免宗教和族群冲突是每一个民主国家所迫切需要处理的课题。¹

若我们有观察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就会发现伊斯兰在政治体制的地位自马来西亚独立后从来没有像这几年那么样地重要，首先是首相马哈迪在2001年9月29日出其不意地宣布马来西亚是伊斯兰国或伊斯兰政体、再来是首相阿都拉发动的文明化伊斯兰运动牵动了国家未来十年的发展方式。凡此种种，皆是和马哈迪的退休、以及2004年3月21日选举巫统的狂胜等事件一样改变马来西亚今后政治面貌的头等大事。

这些征兆再再都宣示出目前伊斯兰已经和马来民族主义一样成为马来西亚国家发展的主导力量。我们永远都不会清楚它们怎么样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因为它的过程是渐进式；但我们的生活都将永远受这些突如其来的议题和转变所牵引，因此我们所能够做的事，就是在它们进一步主宰我们的命运之前，去尝试了解它，适应它，进而从中找寻出路来捍卫我们的基本人权与自由，以及维护马来西亚的安定与和平。

本书虽然以中文完成，谈的却是马来族群的政治，更贴切而言，是马来同胞的伊斯兰政治。对许多华人或其它族群而言，这些领域仍然是相对陌生的。然而它却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影响重大。因此，本书寻求出版的目的就是打算让国人，特别是华文阅读群对改变马来西亚政治面貌的伊斯兰政治和马来人政治的发展有一较深入的了解。为此我在写作期间以及于2004年增修的过程中大量参考了巫统和伊斯兰党双方的资料，并力求忠实地呈现相关人物的观点与看法，试图加以整合与诠释成一套有系统性的论述。惟我万万不敢说它的叙述是周全的：它所呈现的仍然只是一段时期资料收集的结果，不免仍有盲点与偏颇之处。因此我是希望能藉出版此书来抛砖引玉，让大家对伊斯兰政治以及宗教政治的出路能够有更多的讨论与对话—毕竟它对我们而言是如此的重要，但我们所能够了解的却总是太少。

我一直以为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是世界的缩影，它包含了世界四大宗教的文明遗迹，人类历史上的四大宗教从来没有在一个国家如马来西亚般能够如此地靠近，这个国家每一个超过十万人口的城市都有四大宗教——伊斯兰、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的建筑物，这是上天给马来西亚得天独厚的

文遗产。然而，我们彼此之间却总是那么少地展开对话与沟通，问题也许就出在那些少数极端排外的族群性与宗教性的政治活动上。这些活动的领导人一心一意以为这个国家的一切都是属于某个族群或某种宗教的原始财产，他们以主人的姿态君临其它族群和其它信仰者，每一件事物都要需要经由他们来定义才有意义，每一件权利需要经由他们的赋予才能生效；他们粗暴地漠视历史事实和社会现实，只以他们的观点来建构历史与定义现实，结果往往造成了许多荒谬可笑的论调，以及仿如空中楼阁的社会政策；他们也不愿意去了解和他们长期互赖共生的社会成员，在和其余社群互动时，他们只愿意展示他们的优越性和他们的主宰力，在这样的基础上，对话与沟通往往成为卑微的诉求或激进的争吵：因为在极尽妖魔化他们众多社会的同胞后，平等互惠，和平共生在他们的眼中几乎是不存在的。而遗憾的是，这些人就是由你我当中的许多普通老百姓所组成。因为他们并不了解到对一个社会而言，真正的危险就是来自于一群人对虚拟的恐惧，想象的威胁深信不已，这会导致社会成员忘记身旁种种切身的生活问题，进而把社会资源虚耗在空泛的对立与冲突中，最终成就了极少数人的荣华富贵与权力欲，而我们，却还是他们眼中愚昧的老百姓。如果我们对他们的论调能有多一些的思考，多一些的观察，也许我们能避免受他们的蛊惑。

在本书你们会不可避免地看到许多仇恨的字眼，它出自政治人物的口中，反映出的真像是宗教政治和族群政治多么地容易成为散布仇恨的场所，这些仇恨往往又只建筑在夸大不实的威胁上。而如果我们能有多一点的爱心，多一份的包容，多一些的尊重，这些仇恨事实上根本不足为道。因为当我们用心了解对方，我们就会发现仇恨事实上源自于对他者

片面化、刻板化的印象，以及来自于彼此的漠不关心。事实上任何对某族群负面特征的刻板形容都是严重地偏离事实，因为我们知道每个族群都有他们的共通性——毕竟我们都是神的子民，因此我们同胞的困境就是我们的困境，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原住民的困境也就是马来西亚的困境，没有任何一个族群的困境可以在解决其它族群的困境之前得到解决，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都是马来西亚的命运共同体。

马来西亚很需要这份同胞爱，有这份国人的同胞爱，任何的交流与对话都将会是一场温馨的会面与真诚的交心，为了建设一个多元宗教和平共存的马来西亚社会，就让我们从了解我们自己，以及了解我们的同胞来做起吧！

除此之外，本书的能够顺利完成，必须要感谢许多先辈和朋友的支持与协助。如果没有他们，我想是没有办法完成它的。本书之完成，首要感谢林长宽教授近 2 年的细心鞭策、指导与关怀。其次我在撰写此书期间也先后获得李万千先生、麦留芳教授、陈鸿瑜教授、洪镰德教授、黄建淳教授、曾庆豹教授、林若雱教授、蔡源林教授、顾长永教授、周阳山教授等诸位师长的细心问候、关怀、鼓励、协助与指正；他们或赠书予我，或对我多番勉励，凡此种种，皆成我努力向上的动力，令我不胜感激，永铭予心。同时我也要感激萧新煌教授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于 1999 年提供的论文奖助金，使我有更充裕的资金作田野调查。此外，我在 2002 年至 2004 年期间有幸成为林长宽教授国科会计划的研究助理，当中访问了不少伊斯兰党的政要和学者如吉兰丹州务大臣 Y.A.B. Dato' Hj. Nik Abdul Aziz bin Hj. Abdul Nik Mat、前 Kuala Terengganu 国会议员 Dr. Syed Azman Syed Ahmad、马来西